

全球最畅销悬疑推理类小说

英国当代著名推理小说女作家“推理小说第一夫人”

P.D.詹姆斯 巅峰之作

非自然死亡

UNNATURAL CAUSES

P.D.詹姆斯悬疑侦探小说

【英】P.D.詹姆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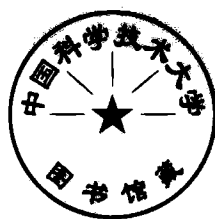
陈洁、李慧芳◎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非自然死亡

作者 詹姆斯

翻译 陈洁 李慧芳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自然死亡/(英)P. D. 詹姆斯著;陈洁,李慧芳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 1

(P. D. 詹姆斯作品集)

ISBN 978-7-204-10905-0

I. ①非… II. ①詹…②陈…③李…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9625 号

UNNATURAL CAUSES by P. D. JAMES

Copyright: ©1967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非自然死亡

作 者	P. D. 詹姆斯
翻 译	陈 洁 李慧芳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张新友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905-0/I·2247
定 价	1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86)
第三部	(114)

第一部

第一章

在萨福克郡海岸漂浮着的一艘小船的底部放着一具没有手臂的尸体。那尸体看起来像是一位中年男士的，从尸体上看，死者的身材很矮小，他身上穿着有细条子花纹的黑色西服，与他那瘦弱的身躯极为相称，感觉穿起来就像活着时那样，十分优雅。手工制作的鞋上除了鞋头处的磨损外依然闪着微光，丝质的鞋带打成了一个结。他的穿着谨慎小心，符合这个城镇对已故者，也就是这个不幸的航海者所持的传统观念，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孤独的海洋，也不是这次死亡本身。

那是十月中旬的午后，目光呆滞的双眼看到的是西南的微风卷过几片云彩，遮住了湛蓝的天空。没有桅杆的木棺材被缓慢地推到了北海的潮水中，以至于尸体的头部不停地晃动，像是处于长眠状态无法醒来的人。这个男人有着一张极其普通的脸，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他都有着空洞的神情，让人为之感到悲痛。亚麻色的头发稀稀落落地分散在他高凸起的前额上，他的鼻子很高耸，发白的鼻梁骨像是要刺穿他的血肉；他的嘴唇很薄，嘴很小，微张着，正好露出两颗突起的门牙，使他整个表情看起来像极了兔子死去时的表情。

他的双腿僵直地夹紧着，被固定在了甲板的中央，前臂放在了小船的横坐

板上。双手在手腕处都被截断了，但并没有流血。前臂上流下的几滴血在蓬乱的头发与横坐板之间织出了一张黑色的网。横坐板已经被染了色，像是曾经被用作了剁肉板。除了那唯一流血的地方，尸体的其他部位和小船的甲板上再无其他血迹了。

他的右手已经被完全截断了，露出骨头的地方闪着白光；左手看起来就血肉模糊，伤口边缘有骨头的碎片，萎缩的肌肉上露出碎骨的尖头。夹克衫的袖子和衬衫的袖口都被拉了起来，一对金色的链扣在衬衫的袖口处悬挂着，慢慢旋转，在秋天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微光。

小船已经掉漆并且蜕皮了，像是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独自漂浮的被遗弃的玩具。地平线上，只有一个小船的轮廓行驶在雅茅斯航线上；除此之外，视线内就一无所有了。大约两点钟的时候，一个黑色的圆点划过天际，俯冲向大地，身后留下一长串痕迹，发动机发出的巨大响声划破了整个天空。之后，响声渐渐消失，除去海水击打小船的声音和偶尔传来的海鸥的叫声，周围又回到一片寂静。

突然，小船开始剧烈地摇动，过了一会儿才慢慢摇晃，趋于平稳。就像感到岸上有一股强烈的力量在拉着一样，小船开始向着岸边驶去。一只黑头海鸥向船首飞去，并停留在了那里，像个傀儡一样，一动不动，之后带着狂野的叫声在尸体的上空盘旋。海水缓慢而持续地向船首扑去，小船带着会令人窒息的货物向岸边驶去。

第二章

当天下午快到两点的时候，达尔格里什警长开着他的库珀-布里斯托尔停在了柏林斯波夫教堂外的草地边上，一分钟后，车穿过北面小教堂的门来到了

位于萨福克郡的最令人舒服的闪着冷白金属光泽的小教堂里。他是在去位于邓尼奇南部的蒙克斯米尔的路上，要和他未婚的姑姑去度过一个为期十天的假期。他的姑姑是他唯一的亲戚，而这一站也是他在路上休息的最后一站。在他从伦敦的思迪公寓出发前，他十分兴奋，他并没有选择路过伊普斯威奇直接到达蒙克斯米尔，而是选择穿过北面的切姆斯福德来到位于萨德伯里的萨福克郡。他在梅尔福德吃了早饭，然后向西部的拉文汉姆缓慢行驶，沿途路过了很多绿色或金色的未经破坏未加修饰的原始村庄。要不是他心里一直有个令他心神不安的忧虑，可以说他的心情该是与当天的风景极其相符。在没有打算度假之前，他一直在刻意回避有关于他个人的一个决定。在他再次回到伦敦之前，他必须决定自己是否要向黛博拉·瑞希可求婚。

很不合理地说，如果他不知道她能够给出确切答案的话，那么这个决定要容易得多。他面临的是是否要改变现在这个令人满意的现状（无论如何，目前他还是很满意的，虽然他不敢保证现在的黛博拉·瑞希可是否比一年前快乐）去寻找一个答案，而他认为，无论结果是什么，这个答案势必会把他们两个带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然而，那些勇于公开承认婚姻中的不快的夫妻也还是可以过得很幸福。他还知道很多类似这类灾难的事情。他知道黛博拉·瑞希可不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的工作。这一点并不让他吃惊，也不是特别重要。这个工作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从没要求过别人的认同，也不需要别人的鼓励。令人生畏的前景是每次的加班，每次的紧急任务都要排在带有歉意的回电的前面。当他在带有拱形横梁的屋顶下面来回踱步的时候，闻到打蜡的屋子发出的味道，花的香味和潮湿的古老的赞美诗书籍发出的气味，这一切让他觉得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他觉得永远不敢奢求的。这极容易让一个有智慧的人感到失望，也会让人感到极度不安。失去自由并不会让他感到不安；经常会让人尖叫咆哮的是人们完全没有了的空闲时间。使人更无法面对的是会失去自己的隐私权。即使是失去个体的隐私权也同样令人无法接受。他把手指放在教堂里雕刻着花纹的15世纪的读经台上，试着勾勒和黛博拉·瑞希可一起在公主山公寓的生活画面，那时他的生活里不再有急切等待接见的访客，只有他唯一的经法律认证的亲属。

在院子里解决自己的私人问题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最近出现了一个十分专业的重组机构，它对人民的忠诚和一些常规管理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破坏，就像预期的那样，也产生了很多谣言和不满情绪。这项工作的压力是没有办法减轻的。大多数的高级军官每天都要工作 14 个小时。他执行的最后一个案子，虽然是属于成功的，但很是乏味。一个小孩被杀害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专爱抓他不喜欢的人，情绪激动易怒的男人身上——长期对事件真实情况的持续调查在公众的关注下展开，同时也受到了邻居的恐慌和不安情绪的阻碍。小孩的父母把他盯得很紧，就像溺水的游泳运动员大口地吞水去消除恐惧，赢得一丝希望，他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愧疚在他身上施加的压力。他不得不立刻变身，安慰他们，听他们的忏悔，为他们报仇，替他们辩护。这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对于他们的痛苦，他完全可以把自已置身事外，当他的同事面对同样的事情，他们往往会将当事人的情绪转化成自己的，会感到生气和强烈的愤怒。这个案子的各种线索还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也许需要更多萨福克郡的微风才能让他的思想从中清醒过来。没有哪个理智的女人会希望他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向自己求婚的，黛博拉必定也是如此。在他们都不提及这次抓捕行动的前几天，他抽出时间和精力完成了他的第二本诗集。他曾惊奇地意识到即使是很小的一次尝试也有可能促成一个人的自私和惰性。他最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从乐观的角度看，他希望这次旅行可以改变一下现状。

半个小时后，他轻轻地关上了身后教堂的门，起程开始到蒙克斯米尔最后几英里的旅行。他曾写信告诉他的姑姑他大概会在两点半的时候到达目的地，幸运的是，他将近乎准时到达。如果像往常一样，他的姑姑会在两点半的时候从屋子里走出来，亲眼看着库珀 - 布里斯托尔迎面而来。他印象中的姑姑很高，很瘦，等人的身影满是慈爱。在她身上很少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即使有也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从他妈妈不经意的话语中听到的或是他童年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事实。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未婚夫就在 1918 年停战的前 6 个月被杀害了。她的妈妈长得很精致，很漂亮，就像她自己经常承认的那样，对一个有学问的乡村牧师而言，她的妈妈是个很不称职的妻子，显而易见，这种直言不讳提前证明了下次的自私与夸张的爆发。她不喜欢看到其他人悲伤的画面，因为她觉得

别人对这份悲伤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她自己，虽然马斯克上尉的死她自己也很难接受。无论如何，她敏感的，不爱说话的，甚至很难与人相处的女儿承受了很多，当然，她的妈妈承受的要更多；接到电报的三个星期后她的妈妈就因得流感而去世了。她是否只承受了一小段时间的痛苦让人怀疑，但这个结果终究令她很满意。她的丈夫在一夜之间就忘记了所有婚姻生活中的愤怒和不快，只记得他妻子的美丽和带给他的快乐。当然，她的丈夫从来没想过再婚，也没有那么做。还没有人来得及记得达尔格里什的丧亲之痛的时候，她就顶替了她妈妈的位置成为了教区的女主人，与她的父亲一起生活，直到他父亲在1945年退休，并在退休的十年后去世。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当她对日常的打扫工作，教区的活动或每年都要举办的不可避免的礼拜感到不满时，她从不说出口。她父亲对自己职业的重要性十分确定，在他任职期间，任何人的礼物都被处理得恰到好处。教区的居民很尊敬达尔格里什，但并不是喜爱她，他们只做不得不做的事，目的也只是为了安慰她。在她父亲死后，她出版的一些刊物和谨慎的评论传记给她带来了点名气；之后教区赋予了她的那些作品“达尔格里什小姐的小爱好”，使她成为受人尊敬的众多业余鸟类学家之一。差不多五年前，她卖掉了在林肯郡的房子，买下了彭特兰，位于蒙克斯米尔边缘的一座石砌别墅。达尔格里什一年至少来这里两次。

他不仅仅是访客，虽然她没有表现出来，但他仍觉得对于她，自己肩负着一份责任，有时，甚至是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也会成为一种冒犯。但这种感情是确实确实存在的，他们互相都感受得到。他在期待着见到她时能够感受到的满足感，同时也盼望着在蒙克斯米尔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

大大的壁炉里有浮木架起的火堆，火光照亮了整个小屋，在壁炉的前面有一把高背的扶手椅，这把椅子曾经是他出生的那个教区牧师住所里书房的组成部分，皮革发出的熟悉的味道让他想起了童年时光。屋子里有个没怎么装修过的卧室，倚窗而望，有碧海蓝天的美景，有一张也许窄但很舒适的床，床单发出淡淡的木头和薰衣草的香味，有充足的热水，足够长的浴缸，即使是一位六尺二的男士也可以舒服地伸展开。他的姑姑身高六尺，对于舒适的定义有着像男子汉般的鉴赏力。通常，在壁炉的前面都会有茶点，蘸有黄油的热面包和家

里自制的罐装肉。最好的一点是，那里没有尸体，也不会有人谈论关于尸体的事情。他认为，一个有才华的男士会选择以抓捕凶手为生，这对于达尔格里什来说一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而且她不是那种即使不喜欢一件事也要礼貌地假装对它很感兴趣的人。她对他没有任何需求，甚至不需要他对她的喜爱，也正因如此，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与他处于平和状态的女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假期的意义。他们会在海水的浪花与沙滩上凸起的鹅卵石中间的那片潮湿的沙地上一起散步，但经常是保持沉默。他会拿着她的随身用品，她会大步走在前面，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双眼注视着栖息在圆石上面，很难与鹅卵石区分开来的麦翁鸟，或是让目光追随着燕鸥或珥鸟飞行的轨迹。那种感觉祥和，悠闲，完全没有负担；然而，十天后就带着这种愉快的心情再次回到伦敦。

他正开着车驶过邓尼奇森林，道路两侧是林业委员会种植园里的深色的冷杉树。他幻想着现在的自己就闻到了海的味道，微风中盐的咸味要比树木发出的味道强烈得多。他整个心都提起来了。他像是一个奔回家的小孩。现在，车已经驶到了森林的尽头，铁丝网的篱笆把昏暗中浓黑色的冷杉树与水源富饶的土地分隔开来。那些景色也已经被他甩在了车尾，开往邓尼奇的路上，车窗外是开满了金雀花和石楠花的荒野。当他到达村庄的时候，把车开到了山脚下，避开的有围墙的圣方济各会的圈地，耳边传来小汽车的鸣笛声，一辆美洲虎从身边急速驶过。他看到了一颗黑色的头，有一只手抬起打了个敬礼的姿势，然后伴着一声告别的鸣笛声，小汽车开出了他的视线。原来是奥利弗·莱瑟姆，那个言谈夸张的评论家要回他的别墅去过周末。莱瑟姆并不是来萨福克郡做生意的，这样就不会对达尔格里什引起什么不便。就像他的老邻居贾斯丁·布莱斯，莱瑟姆把他的小屋当成可以与伦敦隔绝，与其他人隔绝的隐居地，可事实上，他在蒙克斯米尔住的时间要比布莱斯短得多。达尔格里什只见过他一两次，而且每次见到他都是在他没有休息好，极度疲惫的情况下，这就让她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众所周知，莱瑟姆喜欢开快车，总是把车开得很快，达尔格里什认为对于他来说，也许只有在从蒙克斯米尔出发或驶向那里的途中才能找到释放自己的方式。很难想象他的小屋里还摆置有什么其他东西。他只是偶尔到那去，也从不带上他的妻子，没有想过对房子进行装修，只是把它当成可

以有个疯狂的无理性行驶于旷野以当成一种宣泄的目的地。

当迷迭香小屋在路的尽头进入视线的时候，达尔格里什加快了行车的速度。他很难保证在开过去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但至少，他可以以几乎不可能停下来速度行驶。当他行驶的时候，只能从车窗玻璃的上方用眼角的余光瞥到外面的景物。然而，那也只是他的期望。西莉亚·卡尔斯罗普总是把她自己看做是蒙克斯米尔这的小群居地里的老前辈，她赋予了自己一些特定的责任和特权。如果她的邻居没有清楚地让她知道他们或他们的访客的来去动向，她已经为解决问题做好了一切准备。她能够迅速听出驶过来的汽车的声音，她的小屋就坐落在通往邓尼奇的那条小路上，这就为她观察一切事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十二年前，卡尔斯罗普小姐买下了博偌碟的仓房，把它重新命名为迷迭香小屋。她是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这所房子的，而且她还威胁当地的劳工要以同等便宜的价格把这所用破旧的石头砌成的屋子改造成她理想中的极其浪漫的样子。它频繁地出现在女性杂志的特辑中，被赋予为“西莉亚·卡尔斯罗普在萨福克郡的得意居住地，在那里，一片宁静的乡村氛围中，她创造出来的浪漫情节令我们的读者震撼不已。”迷迭香小屋的内部以一种不羁的方式渲染出舒适的感觉；小屋的外面拥有让其主人可以把它归之为乡村小屋的一切东西，有茅草盖的屋顶（修葺和维护的费用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一个药用植物园（看上去并不怎么样，卡尔斯罗普·小姐对草药不是很在行），一个小的人造池塘（夏天时味道很难闻）和一间鸽舍（但鸽子们坚决反对在那里歇息）。还有一片宽阔的草坪，用西莉亚的说法就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邀请作家协会的人来这里喝茶。起初的时候，达尔格里什是不在被邀请人的范围内的，并不是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个作家，而是因为她喜欢独处，还是个未婚的老女人，因此，以卡尔斯罗普小姐的价值尺度看来，这样在社交和两性关系中的失败者只得到表面上的友善就足矣了。之后卡尔斯罗普小姐发现她的这位邻居被有判断力的人认定为受人尊敬的女人，那些违背通常的行为规范，在彭特兰享乐，即使在他们的女主人的陪同下在海岸边悠闲散步的人们也同样被认定为是受人尊敬的。进一步的发现更令她感到吃惊。达尔格里什竟然在修道院与辛克莱共进晚餐。

那些崇拜辛克莱三大小小说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仍然活着。他的最后一本小说是在差不多30年前写的。而能被邀请与他共进晚餐的更是少之又少。卡尔斯罗普小姐不是个对错误还要坚持己见的人，因此她对达尔格里什的称呼在一夜之间就从达尔格里什小姐变成了“亲爱的简”。而对于达尔格里什来说，她还是一直称呼她的邻居为“卡尔斯罗普小姐”，而且由于最开始的鄙视，她并没有察觉她们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达尔格里什也无法确定她对西莉亚到底是持什么态度。她很少谈到她的邻居们，她也很难对公司里的女士做出任何评判。

从蒙克斯米尔到达彭特兰的小路离迷迭香小屋的距离不多于50码。厚重的农场大门把这条小路阻挡在外，今天的门却是敞开着，门的一端伸向了长满荆棘的篱笆中。汽车缓慢地在地面的坑洼处颠簸着前行，穿过满是干草茬子的土地，然后驶到了一片长满草和欧洲蕨的土地。汽车驶过属于莱瑟姆和贾斯丁·布莱斯的双生石砌成的房屋，但达尔格里什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的痕迹，虽然莱瑟姆的美洲虎停在他的门前，布莱斯家的烟囱里还冒有一丝炊烟。先在小路蜿蜒起伏，突然，整片土地出现在眼前，一直延伸到山崖和金光闪闪的海洋。在小路的最高点上，达尔格里什把车停了下来，让眼睛去眺望，让耳朵去聆听。秋天从来就不是他最喜欢的季节，但是在发动机停下了的这一刻，他的感觉从对春天的敏感中苏醒过来，感受到了秋天的祥和与安宁。石楠花开始渐渐枯萎，但金雀花的第二季花期就像是五月开的花那样浓烈，发出金色的光芒。花海的上方是一片汪洋，海的颜色与紫色，蔚蓝色和棕色交织在一起，南方弥漫着薄雾的鸟类保护区的那片沼泽地，又为这片色彩注入了柔和的绿色和蓝色。空气中到处都是石楠花和树木的味道，这些无疑都证明了秋天的来临。达尔格里什很难相信他在看着一个九年来陆地始终输给海洋的战场；人们也很难察觉到表面看似平静的海水竟然已淹没了老邓尼奇的九座教堂，现在的边缘地带已经有多少建筑了，有也是后来修建的。向北面望去，达尔格里什只能看到西顿房子的矮墙，像是在悬崖边多出的一块地方。那是侦探小说家莫里斯·西顿基于他古怪又孤立的生活特别建筑的。向南半英里处，修道院的巨大围墙屹立在那里，像是抵御海洋的最后一座堡垒，在鸟类保护区的边缘，彭特兰像是被孤立着，没有任何依靠。当他把视线挪到屋前的那片空地时，北面小路上的马和马

车映入眼帘，于是他兴高采烈地把车越过金雀花海驶向了修道院。达尔格里什看到了一个很健硕的身躯，驼背地坐在马车的车沿上，鞭子像根木棒直直地立在她的手边。那一定是辛克莱的管家，在往家里运一些食物之类的供给。这种轻便的马车总能给人一种家的感觉，达尔格里什一直高兴地注视着它，直到马车消失在半掩着修道院的一片树林之中。此时，他的姑姑出现在了小屋的门口，正在向屋前的空地眺望。达尔格里什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腕：两点三十三分。他轻轻踏下离合器的踏板，库珀-布里斯托尔缓慢地沿着小径开向了她的身边。

第三章

当汽车缓慢驶向空地时奥利弗·莱瑟姆就看到了，他笑得很大声，之后本能地退到了楼上房间的阴影处。他审视了一下自己，他突然发出的笑声完全被车子的声音吞没了。但这已经足够了！这个苏格兰场的神奇男孩已经按照他的计划准时到达了这里。车子停在了屋前空地的边缘。如果那辆该死的库珀-布里斯托尔最后真的垮掉了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个画面看起来，达尔格里什很轻巧地就把车子停了下来。也许那个愚蠢的家伙还在享受着两周之前在彭特兰受到的宠爱。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他来到了这里。现在问题是，对于莱瑟姆来说，留下来看看热闹是否是一个明智之举。可他为什么不留下来呢？他是在剧院演出的第一天也就是周四的晚上回到镇子里的，他刚到他就仓促地离开，看起来似乎也有些奇怪。而且，他的内心还充满了好奇。他是周三时开车来到蒙克斯米尔的，目的就是希望找点什么事情做。现在，幸运的是，这注定会是个很精彩的假期。

第四章

爱丽丝·克里森驾驶着轻便马车从洼地的背面，掩映着修道院的树林那边过来了，她从座位上跳了下来，牵着驴穿过岩石剥落的拱形门来到了一排16世纪建造的马房旁。当她忙着给马摘下挽具，为自己的小错误唠叨不停时，她实际上是在回味着早晨已经完成的工作，并期待着接下来的小小的家庭欢乐。首先，他们会一起喝茶，茶要像辛克莱先生喜欢的那样，很浓很甜。在大厅的火炉前一个挨着一个坐着。即使是在很暖和的秋天，辛克莱先生还是很喜欢炉火带给他的温暖。然后，在日光渐渐散去，薄雾缓缓升起之前，他们会绕着洼地一起去散步。散步并不是没有目的的。他们总是要埋葬一些东西。有一个目标对他们来说是很满足的一件事情，因为辛克莱先生总在说，人们总要去做一些不够完善的事情，这样才值得受人尊敬。除了这个原因外，他们也早该到户外走一走了。

第五章

达尔格里什和他的姑姑吃完晚餐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八点半了，安静祥和地坐在客厅里炉火的两边。这个客厅几乎占据了彭特兰整个的一层楼，屋子里是石砌的墙壁，大橡树做房梁支撑的屋顶，红色菱形瓷砖的地板。壁炉里的木柴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壁炉的前面烘烤着一大堆的浮木。燃烧的木头冒出的黑烟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屋子，空气中久久回荡着海水的撞击声。达尔格里什觉得在这种有节奏的类似于梦境的平静气氛中想要保持清醒是很困难的。他很乐于在艺术或自然中寻找对比带给人的乐趣，在彭特兰也不例外。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将自己沉浸在对比带给他的乐趣中。小屋的里面满是光亮和暖意，到处都是文明的家庭生活带给人的缤纷色彩和舒适感；小屋的外面，低矮的云层下充斥着黑暗、孤独与神秘。他勾勒出了海岸的景象，一百英尺外海洋把它的边缘伸展向了冰冷而坚固的海滩；南部的蒙克斯米尔鸟类保护区也被夜空吞噬了，平静的水面几乎看不到芦苇的波动。

他伸展着双腿，让头舒适地靠在高高的椅背上，他看了看他的姑姑。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笔直地坐着，但她看起来似乎要更舒服一些。她正在织一双亮红色的羊毛袜子，达尔格里什很不情愿地希望这双袜子不是为他而织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他的姑姑是不会得到别人对这双袜子的喜爱的。火光把她狭长的脸颊映得通红，她的眼神很深邃，一张大嘴上面是长而笔挺的鼻子。她的头发现在已经变成了铁灰色，卷曲的头发在脖子的后面挽成了一个圆的发髻。那是一张他从孩童时代就记得的脸孔。在她的身上达尔格里什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改变。从玻璃的一角随意地向她楼上的房间望去，就可以看到一张已经褪了色的她和她已故未婚夫在1916年照的照片。达尔格里什现在想起来了：那个男孩带着一顶被压的扁扁的帽子，以前穿起来对他来说有点滑稽的短裤现在看来倒是成了浪漫与时间消逝的缩影；那个女孩要比男孩高出半寸，带着青年人特有的优雅姿态摇摇晃晃朝着男孩跑来，头发随着步伐跳跃着，单薄的花裙子下面是她那双穿着很醒目鞋子的脚。达尔格里什从没有向他提起过她年轻时的事情，他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了解的她是个极其自负，很少多愁善感的女人。达尔格里什很好奇黛博拉是怎样与她相处的，这两个女人是怎样互相理解对方的。除了伦敦，很难看到黛博拉再出现在其它的地方。自从她妈妈过世后，她几乎都没有回过家，这个原因他们彼此都心知肚明，他从来没回到马提格陪过她。他只有在他自己的City公寓，饭店，剧院门厅或是在他们最喜欢的俱乐部才能见到她。他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水平线了。黛博拉不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而她在

彭特兰也没有什么地位。但如果他娶了她，她就会在公共财产的部分分得一些。不知怎么，他觉得在这个短短的假期他必须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他自己想要的。

达尔格里什问到：

“你想要听点音乐吗？我这有马勒的最新唱片。”

达尔格里什不是很精通音乐，但他知道音乐对她的姑姑来说十分重要，听她播放的唱片已经成为彭特兰假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她的学识和她的快乐都很有感染力；他也正在对此不断探索。就目前的状况看，他已经在试着听马勒的唱片了。

随后他们听到了汽车驶来的声音。

“哦，天呐！”他说。“会是谁呢？该不会是西莉亚·卡尔斯罗普吧。”卡尔斯罗普小姐总是想要把城郊地区热情好客的习俗注入蒙克斯米尔相对单调孤独的气氛中。如果没有被人阻止的话，也许她早就已经成功了。当达尔格里什还在屋子里的时候，她已经大声开嚷了。对她来说，独立未婚的男性是纯天然的猎物。即使她自己对他不感兴趣，也会有其他人想要得到他的。她觉得这样的人不能够浪费，肥水不流外人田。一次他来这儿拜访的时候，令他感到荣幸的是她还特意举办了一场鸡尾酒晚会。那时他玩得很开心，不协调的气氛也引起了她极大的好奇心。蒙克斯米尔的居民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一样，在西莉亚的以粉色和白色装饰的客厅里大声咀嚼着薄饼，喝着廉价的雪利酒，和他进行着一些礼貌但讲起来又不十分连贯的对话。屋子外面，一阵微风吹过洼地，门厅里的防风灯阻挡住了吹过来的西南风。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对比。但这是不值得鼓励的。

达尔格里什说：

“听起来好像是卡尔斯罗普小姐家的玛瑞斯，也许她把她的侄女也带来了。伊丽莎白的腺热病刚刚康复，从剑桥回到家。我想她应该是昨天到的家。”

“如果是那样，她应该躺在床上多休息。听起来好像还不只两个人，似乎还有贾斯丁·布莱斯的声音吧？”

的确是。达尔格里什小姐打开了门，透过门廊的窗户他们看到了小汽车的两个前照灯发出的灯光，黑暗中的模糊身影渐渐向他们走来，逐渐变成了他们

熟悉的身影。感觉像是整个蒙克斯米尔的人都来拜访他的姑姑了。甚至西尔维娅凯奇，莫里斯·西顿的跛着脚的助理也随着他们来了，那个助理拄着拐杖朝着开门发出的光亮走来。卡尔斯罗普小姐慢悠悠地走在她的后面，像是在搀扶着她。她们的后面是贾斯丁·布莱斯，夜色中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唠叨着。奥利弗·莱瑟姆高大的身影隐约出现在他的后面。人群的最后是伊丽莎白·马利，她看起来闷闷不乐，很是勉强，双手插在牛仔褲的兜子里。她在小路上来回地闲逛，在黑暗之中左顾右盼，像是把自己与这个聚会孤立起来了。说到：

“晚上好，达尔格里什小姐。晚上好，亚当，千万不要为这次拜访责备我。这都是西莉亚的主意。亲爱的，我们是商量之后才决定过来的。除了奥利弗。我们是在来的路上碰到他的，他只是来借咖啡的。或是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

莱瑟姆平静地说：

“我昨天从镇上开车回来的时候忘记买咖啡了。所以我觉得求助于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邻居。他不会在借我咖啡的同时还给我讲一大堆关于我不能够胜任家务活的话。早知道你们在举行聚会，我应该等到明天再来的。”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一点想要离开的意思。

他们走了进来，在灯光下眨着眼睛，同时带进了一股冷空气，让木头发出的白烟萦绕了整个屋子。西莉亚·卡尔斯罗普小姐直接走到了达尔格里什的椅子旁，安顿自己坐下来，像是要接受别人向她敬的晚礼。她精心摆放的优雅的腿和脚，与她粗壮的身躯，大大的胸部和肌肉松弛的有斑点的胳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尔格里什猜想她肯定有40多岁了，但她看起来要更老一些。她经常画很浓的妆，化妆的技巧也还不错。她有着狐狸似的深红色的小嘴和深陷的泛着蓝光的双眼，睫毛因涂了睫毛膏而变得十分厚重，这让她在公众面前有种虚假的表情。她摘掉了雪纺头巾，却恰巧暴露了理发师的失误，她的头发像婴儿的那样稀薄，粉色光滑的头皮让她看起来很猥琐。

算上之前的碰面，达尔格里什只见过她的小侄女两次，他们握握手，他觉得剑桥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这个小女孩。她仍然是他记忆中那个闷不吭声，沉闷的小女孩。如果她能再活泼一点，她的脸就不会看起来那么木然，也许会变得